



墨莊漫錄卷之五

宋淮海張邦基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

甲有暨陶者主師誤呼為暨聲三呼之無應者蘇

丞相頌時為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為

居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

臣觀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

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褒諭再三大觀

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

集韻居乙切姓也

不王控行





唐初唐延集韵  
稽延音籍  
又集韵諸臣切音籍

皇朝漫錄

卷五

籍

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據彦振唱名呼甄為諸  
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據猶強辨之近侍皆笑  
繼而御史有言據罷而出

神廟朝御馬有日玉逍遙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  
歸乘之

類厨字不誤

胡世將成公為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

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

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欲尋屬對

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

古

必屬見字  
奏廟見漢書金  
日碑傳

當為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

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書取聞者莫

不大笑且以為的對蓋為帥臣當為賊所窘也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文正

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

機事皆預遙知逆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

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因出神為人所驚自此

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公之族子閻彥之

云

皇朝漫錄

卷五

二



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江上治田於黃玉二坡遂以多貲聞侗儻尚義潛德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荆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將授之官力辭不願自外祖死伯舅元順圖持門戶順圖蕭散風度雅意翰墨蓄法書名畫甚富烹茶焚香吟詩彈琴而隴畝漫不省也坐是東臯廢弛歲不暇給乃委仲舅兌悅圖治其隳敗悅圖孝友修愿賜貧樂施有父風未幾多稼復如曩時歲收數萬斛公心持已無絲髮之

私輸載長兄房以聽出納悅圖奉太夫人盡子道待兄弟得怡怡之義四方親舊以貧<sub>投</sub>者存恤無厭臧獲咸無怨言鄉曲皆得其歡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不起視筭中衣無兩襲未嘗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謹其京師調發科敷動以萬計適丁連歲旱歉悅圖憂家勤瘁鬱鬱感病其死數日姪芾夢悅圖云吾有詩爾其志之及覺憶其二句云春風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園事若何蓋悅圖雖死猶不忘家也悲夫



入存玉即前以我  
二字評也  
當世高者以次字  
次守詩字蓋取  
左傳次守字之意  
謝幼槃文集有贈  
饒次守詩三首志

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嘗投書於曾

子宜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嘗

住數刹士夫大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梅花一聯

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風味亦不

淺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吟時對短檠詩成重

改又雞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遶竹行居

仁甚稱之

玉臺新詠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艷詞也其後少

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

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日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

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

憶博憶顰憶笑憶也其一由屏帳腰支出洞房花

枝窈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

香其二云椅上藤花闕面平繡裙斜綽茜羅輕踏

青姊妹頻來喚鴛鴦履貪弓不意行其三云綠蟻頻

催未厭多帕羅香軟觀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浣別

有風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

力駐晴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

未有日字



五云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作碧窻明袖  
紗密掩。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  
籌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欹。嬌羞慣被諸郎戲。袖  
映春葱出注遲。其七日漫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  
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別離。其  
八云從來題目值千金。無事羞多始見心。乍向客  
前猶掩斂。不知已覺鈿窩深。其九云泥嬌成困日  
初長。暫卸輕裙玉簟涼。漠漠帳煙籠玉枕。粉肌生  
汗白蓮香。其十云宮樣梳兒金縷犀。釵梁冰玉刻

蛟螭。眉間要點雙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  
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至  
家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因譙郡祁氏多  
書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田沈二家  
不肖子盡鬻之京都盛時貴人及賢宗室往往聚  
書多者至萬卷兵火之後焚毀迨盡間有一二流  
落人間亦書史一時之厄也吳中曾敏彥和賀鑄  
方回二家書其子獻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經彥和



方回手自讐校非如田沈家貪多務得舛謬訛錯也

平江自朱劬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御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鑿山林所餘惟合抱成圍或擁腫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洎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盡棟梁之材折而為薪莫敢誰何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時之厄耶

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斛為二斛半松陵唱和皮日休釣侶詩

云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買魚論斗酒即稱觴其來遠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交及疏及論觴土風不可革也

僧謂酒為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典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留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麓暴奪餅擊栢樹其餅百碎其酒凝滯着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經須傾此物一盃即諷詠劉亮乃將餅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畧無子遺奄然流吸斯須器音庚



酣暢矣酒之度辭其起此乎

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潁州於僧寺舉挂參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總麻三月又別為文往祭其柩蓋感其知遇也

王文公安石為相日奏事殿中忽覺偏頭痛不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命且在中書偃卧已而小黃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即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一也

頭痛方

一也因并賜此方蘇軾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痛即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舒信道敗荷詩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前輩云一羣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蓋二物若善則其他可知矣

尚書云云云云  
不連下

處州縉雲縣簿廳為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妍麗間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



之香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為所  
 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  
 宴集慧辨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媚不  
 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揚州時車駕駐蹕淮南  
 英華亦隨而行至揚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  
 之所門有守禦之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  
 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即至矣遂慘別而去尉  
 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而  
 比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吏得脫而歸英華已先

蘇子侯字

至邑久俟矣其後有蔣輝遠永嘉人為邑簿英華

敦書字

出如平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所

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

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侍巾櫛可乎而

君介然不蒙盼顧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輝遠曰汝

宜亟反毋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訴天是夕復

至曰君毋庸訴我某無所舍得一芘身之地不復

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為汝立祠以祀如何華感

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

蘇子侯字



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窻牖，連綿不可解。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卽爲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成束。若不經手者，其惟遂絕。予舊聞斯事，後見處州士人所說，悉同意，其爲草木之妖也。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卽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數詰問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

也。龐亦不懼，道修曰：子見之否，不必怒也。我與爾同往訪之，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間懸琉璃燈，光彩奪目。道修與龐方携手而行，上堂，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道修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龐憤之，亟欲走歸，顧門宇悉閉，鏞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然而寤，蓋夢也。明日，道修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耶？自爾無可奈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弁壻至真。



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釘付龐戒令伺道修咳嗽卽以釘釘其版如其言釘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爲所得擲版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卽以手招之其版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其釘道修大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爲恠也一日道修謂龐曰來日有人携一女子來求售龐可爲我得之慎勿斬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一老媪携一村女來寢陋可駭道修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修自是屢感此婢甚歡而向之人不復至矣蓋是恠依附此婢之體而道修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道修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恠待制之猶子溫孺潤甫言後問之胡氏信然

宣和間朱勗應奉進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閣門宣贊舍人弟勗閣門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楫華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縡



釋約絢緯綬金閣門宣贊舍人綽紳金閣門祗候  
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金追  
奪悉竄嶺外

蔡君謨作福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  
疊疊峰峰前真宰讀書宮半崑冷落高宗雨一枕  
淒涼吉甫風煙鎖豹眠闌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  
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家世胄中君謨異之尋  
令人伺其所歸至一山下忽不見四顧無人唯一  
社屋爾意其社神也

王荆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  
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  
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  
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  
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  
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  
宮皆婦人有才思者可喜也

邦基從伯康孫字曼老時彥榜高科宰溧陽日晨有  
道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戒



日此去千日當有大厄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急可爲備後至揚州遇母舅錢勰穆父携二侍姬來偶探藥囊而未及取尋而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正三年竟不起云

宣和戊戌冬予道由潁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廉正一明畧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憐二十頗有餘秀眉豐頰水瓊膚無端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海畔夫其二云阿梅并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夢蘭鶯語輕清花裏話柳條弱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陽

亭候逾十舍征鞍背繡帷雲雨虛四夜雙艷盡傾

城一姝偏擅價獨怒蕙心輕誤許商人嫁初不曉

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舉是詩邦人任喻義

可云頃年明畧與郡之二管妓往來情好甚篤其

一小字憐憐其一名梅時憐憐將爲大賈所納明

畧旣去道過汝墳作詩蓋有所感也憐憐竟隨賈

去方尋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

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之銀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隘無可



臨賞之所其一在大清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就  
賞而未嘗著花也子之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為事有  
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  
十餘瑩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大清樓賞之分賜  
禁從有差迨次年則不復花矣中官帶御器械石  
璘者老於禁掖供奉常為何正臣去非言之正臣  
嘗記是事且謂凡草木之華實蓋有常性人主者  
為起一念乃能感格空壤使陰陽造化之功為之  
巧順曲從以適其一時之所欲豈為天子者凡一  
言動致穹高之鑒聽若影響之速耶由是觀之為  
人上者使有宋景公之言時發於誠心則召應豈  
俟終日哉正臣所論如此邦基嘗以正臣之子遠  
子楚見其手書因復記之

本本是以字

廠

廠音俞

廠三字具無考

說文下入相笑廠瘡  
從文虎聲巨錯昌導  
羅左曰鬼見處揄是也  
以支反  
廠元照去廠瘡俗作  
揄揄

翟三丈公異少年侍龍圖出守會稽時嘗賦猩猩毛  
筆詩甚奇妙何去非次韻和之云貌妍足巧語軀  
惡招廠廠賦形其人獸寧脫荆榛居肉嘗登俎鼎  
餉餽傳其腴失計墮醉鄉顛躓無與扶柔毫傳束  
縛航海歸仙癯浴質逸少池摘藻知章湖殺身固



有用賦芋從衆祖坐令宣城工無復誇栗鬚宣城出栗

鼠須文房甲四寶萬兔慙蒙膚數管夜十年閉門

賦三都之子信豪邁嗜學每致劬未冠游膠庠已

推經行儒蓬山天祿閣崢嶸凌碧虛期子子早登躡

口舍校魯魚公異之詩恨未見有綠毛龜詩皆少

年所作也

予在四明時市船局日同官司戶王璵粹昭郡檄往昌

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為予言寶陀山去昌

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為

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頽伽

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頽毛羽紺翠其聲清

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

深周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擊擊數百面鼓聲語

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

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

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

文為毬絡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珊

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然也久之於深遠處



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即晦矣白衣瓔珞  
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向者乃  
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  
現者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所  
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雜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  
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僧云禱於  
洞者所視之相多不同有見淨餅者瓶水纓絡者善財  
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視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  
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倔強至是頗信向云

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嘆而意相同者如賈島云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  
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不覺改竇鞏云風雨荊州二月天  
問人物顧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  
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懸瘴海秋牂河水向郡前  
流勞君更問龍池地正北三千到錦州李商隱云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共翦西  
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皆佳作也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受恩澤居宜



興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翟公異叅政居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乃同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足為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為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段載其所獲而歸中途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為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勅左右牽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幾而死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為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觔斤鍊熟入熟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麪麴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麴一兩半擣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溫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煉蜜半觔斤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為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



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  
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  
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  
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  
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  
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  
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  
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瘠羸羸向有饑色飢餓於首陽之下  
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

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  
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  
人大笑而去

梅摯公儀龍圖景祐初以段中丞知昭州昭號二廣

煙瘴水土惡弱處公常為說其畧云仕亦有瘴急

雖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

不白此刑獄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

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

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疚疚者必殞雖在輦下亦

字按段疑殿  
字按昭州  
作殿  
宋史自知昭州  
六二縣提知昭州  
又昭州中為殿  
中丞  
昭州金石略十  
殿方誌



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迺歸咎於  
土瘠。不亦謬乎。予讀此。慨然有感。泣仕者當書  
於座右。亦可為訓也。

季言拔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

謂介甫詩時為之用。比子瞻差少耳。如酬王賢良

松詩云。世傳壽可三松倒。此語難為常人道。壽倒

三松。見裴翎傳奇。春日郊步云。興盡無人楫迎汝。

却隨倦鶻歸。憐春檝迎汝。見古樂府。王獻之桃葉

歌。金陵西齋詩云。黃奴三倒頻。瑠樹小研紅綾鬪

查荆公詩

王荆文公詩注二  
作春日晚行

荆公詩注

詩句。小研紅綾。見大業拾遺。舒州云。巫祝媿茶

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開雨工。見洞庭靈恠傳。

徽廟見研石。有紋如眉者。謂之眉子石。東坡常作眉

子石研歌。極有連環可愛者。東海宮聲應中。

有一硯。尉氏孫宗鑑少魏舍人為作銘。襄城愁。京

兆嫵。北窻散黛。東家翠羽。稜稜筆鋒。與此等伍。胡

不類。子英氣妙語。又曰。夕鋒既去。碧落方暮。澹踈

星之微明。橫青霞之數縷。想像沉寥。夷猶毫楮。俾

子之文。萬丈軒翥。梁冀妻孫壽。封襄城君。作愁眉

東坡詩注



啼粧詩云。北窻朝向鏡。錦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

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胭脂逐臉生。試將持出

衆。定得可憐名。宋玉好色賦。東家之子。眉如翠羽。

用斯事也。

杜子美有憶鄭南。此詩云。鄭南伏毒守。瀟灑到天

心。殊不曉伏毒守之義。守當作寺。按華州圖經有

伏毒寺。劉禹錫外集。有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

時子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觀諸陪登伏毒。今世

行本皆作守。誤也。

墨莊漫錄卷之六

宋淮海張邦基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遜米元

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

中翰墨之病。用雞林紙書。贈張太亨嘉甫。蓋米老

得意書也。今附於此。

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奇巧。如龍跳

天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或謂辭求工。去法愈遠。

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人人。不為溢辭。吾書小

此考一板

杜工部集卷之六

事弟許相迎不到

應慮老夫見泥雨

佳期走筆戲簡

杜子美詩云。工閣

要賓許馬。如許

時起坐自天明

王。字敬仁。語林

曰。敬仁有異木時

皆重之。王右軍

在郡。如。如。如。如

雨。亦不以車也

再查杜注

王修字敬仁

弟蘊字叔仁

王蒙子

十三字世說新語

亦字



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時以跋尾間或為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注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家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小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之。謂尹知也。老杜作詩。稷惠普寺詩云。齊詩二大字。蛟龍及相纏。今

平本如上字  
二格  
字二字

有石本得而視之。乃是勾勒。到收筆鋒。畫畫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以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為。不如畫筭。勻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未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



推惡札之祖自柳世有俗書唐官告在世為褚陸  
 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  
 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亦自此肥開元  
 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  
 當徐浩大小一倫是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  
 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真卿  
 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  
 展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  
 非已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

使家僮刻字不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  
 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  
 無做作凡俗差佳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  
 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帖有篆籀氣顏傑  
 思也柳出歐陽為惡醜惟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  
 為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  
 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  
 怒張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  
 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

子思才力已補



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筆，慶觀

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之。挂起氣帶過皆如大

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

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狀，活動圓健

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

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之纖濃，徐浩晚年用力

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

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

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軌，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



墨莊漫錄 卷六  
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軌轍。餘皆不及矣。智永臨集書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

▷ 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少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 金陵慕山樓臺榜。乃關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曰。乃為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繇也。可不勉之。

不補

一日不書。便覺思溢。想古人未嘗荒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相鈎連。非復便筆。筆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即虧活勢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貼乃秀潤。生布置穩。

不俗。險不恠。老不枯。潤不肥。變態真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恠。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也。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萬等古人書不如此。

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存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



授以摺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曉蔡元  
度見而驚曰法何大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  
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  
草須有體制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謂蛟龍炭相纏今見其本乃

如森童兒搥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書須得

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海嶽以書學

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

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  
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俱大字

方故各以三  
對曰下五

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中當推獨

步平生所書遍於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陽石橋

記鄆縣京觀記無為軍天王記連水軍數碑皆遠

追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人亦鮮及也蔡天啓為

公墓誌云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躓

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

旁數瀨而不說未嘗與人同器視其眉宇軒然進

趨檐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謂其米元章也

云此迨實錄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卽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

俸符來每探支註云吳郡有鶴料案殊未詳鶴俸

之說曾文彥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韻趙仲

美表弟西齋自遣詩云謫守淒涼卧郡齋夫君失

意偶同來海邊故國渺何許城上新樓空幾迴寧

羨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清吟未免繁機

慮只恐飛鷗便見猜註云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

今歲敕頭所得止此仲美省試下故云彥和用事

必有所據當更考之又宋宣獻有送黃秘丞倅蘇

臺云鶴料署文移紫場收賦筭此宣獻用皮日休

所云吳郡事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沈綿數年

既死已就小歛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

甯冰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

一粒時息氣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而

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詩田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楊淵五

湖賦云連瓶抑鮓



蔡丞相確持正嘗有治命遺訓云吾沒之後歛以平  
日間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壙不得過楚公  
葬時制棺前設一坐陳瓦器以衣衾巾履數事及  
筆硯置左右自初歛至於祖載殯襄塋悉從簡質稱  
吾平生毋煩公家毋干恩典毋受賻遺毋求人作  
埋銘神道碑二處但刻石云宋清源蔡某墓而紀  
葬之歲月於其旁可矣夫達人君子安於性命之  
際而不憂窮乎死生之變而不惑超然自得與道  
消息生以形骸爲寓死奚丘隴之念哉吾雖鄙薄

亦粗聞大道之方矣欲效楊王孫與沐德信則必  
傷汝曹之意又干矯俗之稱故命送終聊爲中制  
將使子孫近者視吾藏足以無憾遠者尚及見吾墓  
道之石足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勿  
易也其字畫清勁高如六朝人書其言可法也又  
有雜書一篇云楚公時少年讀書於石梯山精舍  
布衣蔬食志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直氣聞  
士大夫間陳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爲每爲  
公言屈穎川陳氏公慙卿卿慙長以德不以位也在



建陽八年去日不賁一串茶邑人思公至今不衰  
致仕居貧以席蔽戶誦詠猶不倦其清白淳亮其  
貧樂道汝曹能使人謂真楚公之子孫則善矣楚  
公名黃裳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忠懷公之  
父也

文潞公爲相日赴祕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  
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蠹出  
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喜甚卽  
借以歸

王帥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鑿土遇一  
壙得一琉璃餅瑩徹如新餅中有大髑髏其長盈  
尺餅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磨之  
斯亦異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瞻張谷名振一時之後  
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觀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  
徒皆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  
守元曾知唯亦有佳者唐州桐栢山張浩製作精  
緻妙法甚奇舅氏吳順圖每歲造至百觔遂壓京



都之作矣。前日數工所製好墨者，往往韜藏至今，存者尚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笏，種種有之。渡江時，為人疑篋之重，以為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尚餘一巨挺，極厚，重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說云：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詫曰：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父

疑是既而私怪  
余他本私怪余

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黃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硯惟謹，不敢議。既是私余在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辨。余曰：噓，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



說字似衍文

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瑩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迨。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若少墨也。唯是說，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研屏人雜。

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砥砭之所以不可以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以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文叔詞翰之好，乃不喜於墨。此不可曉，故并載之。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之不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麵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為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禹錫有詩云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篆界中成寶蓋鴛

鮑本十三張以下皆缺

此葉至卷八十三張鮑校本缺季言據錢本補校

姑溪居士文集四校

鴛瓦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時吉甫家居時檜尚依然李之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故迹悲涼古木奇相公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畫影全舒破賊旗寶界曾回鋪地色節旄遠映插雲枝劉郎風韻知誰敵儒帥端能表異時建炎兵火樹遂亡矣予後到鄉里訪其遺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



矣遂載歸完理緝綴積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  
 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宇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  
 惜也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  
 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否或  
 別本也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  
 事也予以為微之之作過白樂天之歌止於荒淫  
 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  
 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也其詞有云上

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并立樓上樓前盡珠  
 翠炫轉熒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  
 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  
 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又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  
 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  
 續李暮癘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曲又云平明  
 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  
 楊氏諸姨車闐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



山過云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於漁陽陷東京  
 則幸連山時乃十三載也巡幸而諸弟諸姨悉扈  
 從百司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帝歲幸華清時  
 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為諸王所  
 邀致方寒食大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聲聞於  
 外遣中官傳呼追覓念奴特呼然燭於街衢呼叫  
 於靜夜皆不可以訓既終夕喧樂黎明六飛又復西  
 去王者慎動當如是乎此詩深議其荒淫無度也  
 是歲帝年七十一而太真年三十六矣然考之本

紀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豈史逸耶微之去天寶  
 不遠必不鑿空而云也李暮暮磨笛字玉篇云磨摩烏  
 協切指按於笛而云磨此字妙也

世俗以阿阿則則為歎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  
 西將死家老則詩集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  
 遂定昭奚恤過宋人有饋彘肩者集元昭奚恤阿阿以  
 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為歎息聲嘗常疑其自得於此  
 李文叔嘗常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  
 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



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鉛黛  
曳縞紵施帷幄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洛太穴  
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  
一啓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  
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  
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騾褭之馬方且脫驥逸駕驕  
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卽至也范曄之視班  
固如勤師勞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  
以爲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爲治曾不如武健之吏

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爲之趨走而境內晏  
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  
生崛起於蓬蒿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  
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  
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  
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又嘗雜書論  
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  
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  
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



漢後十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

橫者近得眉山管管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

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

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

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

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

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

門外春風過不知舒直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

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

鴉兩兩歸崔鷗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

鞦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疎竹時聞雨淡淡輕煙

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

亭未墊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

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

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僧如璧

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

蜜蜂兩脾大如爾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



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更掩門。惡雨斜  
 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  
 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  
 欺風不肯飛。趙士揆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  
 巴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  
 多在倚欄中。李慰付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  
 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風在。分付輕紅上  
 碧莎。趙餽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欹枕晝初長。好夢  
 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

子或人相改

曾紆公袞江樾軒書事云。卧聽灘聲瀲灩流。冷風  
 淒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梢頭。  
 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  
 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繹  
 仲成還家塗中云。疎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  
 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  
 希顏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次  
 開。閑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之  
 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



空山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  
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  
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  
人也。評

東坡作梅花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注云。唐王建有夢看梨花雲詩。予求王建詩。無所

惟印行本一卷。乃無此篇。後得之於晏元獻類要。

中後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題云。夢看梨花。

雲歌。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瑤池水

光蓬萊雪。青葉白花相次發。不從地上生枝柯。合

在天頭。遶宮闕。天風微微吹不破。白豔却愁春澆

露。玉房綵女齊看來。錯認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

飄滿空。梨花顏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

亦如從夢中。無人為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

或誤傳為王昌齡非也。

陸鶴銘潤州楊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

始可模打世傳以為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

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為華陽真逸乃顧况之道。



號或是况所作然亦未敢以為然也予嘗以窮冬  
 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  
 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鶴極相類意其是  
 瓚所書也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為然  
 其題云冬日與羣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  
 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  
 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  
 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  
 多心目豁暫時况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

功曹掾王瓚今此刻亦漸漫漶尚可讀也他時有好事  
 者當試求之以驗予言之或是也

學勤記此條亦見  
能內齋漫錄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

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遂收送詔獄自劾論

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予

觀釋官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

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又讀五國故

事云偽閩王王延慶為長夜之飲因醉屢殺大臣

季言按今本五國  
故事作延義當  
從之



故事云即不許復  
置他所惟飲盡乃  
可舍 季言

有錢校增

以銀葉作杯孟柔弱為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  
不可覆孟實杯唯盡乃已蓋取此義也

韓維持國詩格甚奇如寄范德儒云睥睨峯高迴過

鳳琵琶宵寂語流鶯和兄康公罷相云移病早休

丞相筆坐談猶著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効陶

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皆佳句也恨世少傳者

曾誠存之元符間任館職嘗與同舍諸公飲王詵都

尉家有侍兒試好冀侍香求詩求字者以煙烟濃近侍香

為韻存之得未濃字賦詩云俛仰佳人看墨蹤和研

親蜀炷寶熏濃詩情過筆當千里妙思凝香欲萬重

山益洩雲傾白酒越羅霑露浥黃封從來粉黛宜

燈燭妙手憑誰寫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

置酒聽琵琶詩云寶檻凌雲結綺高小奩爭巧草幕

分曹春葱細撚龍音撥秀頸偏明邏紗槽牛既馬

形呈救炬救馬軍馳酒送蒲葦淚珠散作人間露最

覺更闌潤錦條道山學士尚與貴戚駙車過從宴

飲真太平盛事也其後禁之詵元豐中坐與子瞻

交結嘗竄均州矣後復與諸名士游蓋風流好事



不忘於情寧獲譴戾是可尚也故事西京每歲貢

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

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西京勅賜

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到天涯

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篠困叢生相傳云古塚

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為吾守墓以前後

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賁公素為

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

叩頭以諫公曰籍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

之乃為文自祭而除之斷深丈餘了無他異但有

二石峰長五六尺堅瘦潤潤又有大木之根蟠踞

其下羣疑遂定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

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此石處得二石刺史季

口題又刻云開寶七年重疊峨嵋山於廳事前於

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刺史慎知禮

題時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園重建清泠臺堂成

乃移二石於堂下名曰雙石嗟乎慎公移石去季

公之得石凡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塚出石去慎

新編分類彙編卷之丁集  
天長門故由八學類校  
訂者非同是校教字



書後集三題云孫貴知衡州去疑冢其所得雖又石作堂乞詩衡字誤

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  
峨嵋之廢乃冒塚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旦戲笑  
為之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  
忌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集畚鋪集繞興雙劍出狐狸  
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塚真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  
安得擲從天外去集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謂剛  
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初十日校此四卷

錢跋

墨莊漫錄卷六終





